

田园风雅

夏日乡间悠梦

■黄崎

夏日的乡间，犹如一幅缓缓铺开的画卷，宁静而悠长。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撒在田野与村庄之上，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慵懒而惬意的气息。

院中的凉棚下，丝瓜秧悄然生长，绿意盎然。层层叠叠的绿叶像绿色的瀑布，覆盖着整个凉棚，形成一片清凉的绿色世界。微风轻拂，丝瓜叶随风摇曳，发出沙沙的轻响，仿佛是夏日的低语，诉说着乡间的故事。

阳光透过丝瓜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落在地面上，形成一幅幅美丽的图案。空气中弥漫着丝瓜秧特有的清香，这香气与泥土的芬芳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

田园气息。

金色的花朵在绿叶间绽放，又随微风轻轻飘落。那些簌簌而落的花瓣，如同夏日的精灵，轻盈地舞动着，为这宁静的午后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机。

“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在这宁静的乡间，似乎并不需要扇动小扇引来微凉。因为这里的每一缕风，都带着清新的草木香气和凉爽的气息，轻轻地拂过脸颊，让人心生惬意。

午后，我偏爱在凉棚的庇护下，静坐一隅，闭上眼睛，聆听大自然的和声。虫鸣如琴弦轻拨，鸟鸣似天籁之

音，它们交织成一首美妙的夏日乐章，在我耳边悠扬回荡。这一刻，我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心灵仿佛被洗涤，所有的烦恼和压力都被这宁静所消融，只留下了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夏日的乡间，更是孩子们尽情嬉戏的天堂。他们在广袤的田野上奔跑，追逐着蜻蜓和蝴蝶，欢笑声此起彼伏。看着他们，我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光，那些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夜幕降临，萤火虫点亮了乡间的夏夜。它们在草丛中飞舞，闪烁着微弱而迷人的光芒，犹如无数颗流星划破夜空，又像是天上的星星不慎坠落

凡间，点缀着这片宁静的田野。我凝望着这些微小的生命，它们在黑暗中熠熠生辉，虽然微小，却为这寂静的夜晚带来了无尽的生机与希望。

在这里，时间在轻柔的夜风里缓缓流淌。悠闲地坐在凉棚下，品一杯清茶，读一本好书，享受这难得的宁静与悠閒。

夏日的乡间，宛如一首流淌不息、未完待续的诗篇，又似一幅色彩斑斓、永不褪色的画卷。它静静地展开，悠閒而漫长，充满了宁静与美好，让我们暂时放下繁忙的工作和琐碎的事务，踏上这片乡间的土地，用心感受大自然的恩赐和生活的惬意吧。

诗词春秋

五月遇见六月

■立早

沉默是永恒的喧哗
人间四月天从不缺繁华
但那场骤雨的到来
让记忆定格成了流水落花
缤纷的世界好象又有点冷落
叹春怅愁犹未及
跃然临风惊蓝蛇
在五月的晨曦中
有一树蓝花摇曳繁身俏
冷蓝的轻傲
伴着微风轻摇
与世不扰
即使是贴耳的风言风语
舒松萦绕
纵然是薄雾轻烟袅袅
也如止水心绪难撩
无视万物万变的浮躁
只享初夏的良宵
情愿不倦的注视
那棵参天古木的独支丰茂
古木的浓绿
与冷蓝成映
呆呆佇立
好似平凡无奇
又好似一直在无言自语

年轮不停流转
让画面加重了深沉静谧
六月终究来了
蓝色已然褪去
但翠绿的身形依旧桀骜不驯
唯愿与浓绿对视
古木根深枝伞遮风挡雨
蓝花摇曳自赏暗自欣喜
时光不老
日升月起
五月六月
精彩的岁月
带不给世界惊奇
只让自己觉得有趣
沉默中永恒的愿景
是一直能读懂对方
波涛汹涌的自白



《北碚正码头》 苏颍/纸本设色(卡纸)

桐荫茶话

细雨染书香

■管淑平

窗外的雨，如同乐师轻拨的琴弦，淅淅沥沥，不绝如缕。雨滴，打在窗棂上，似断还连，好似音乐家的低吟浅唱，又似茶客在诉说着家长里短。

这样的雨天，最适合捧一本书，静坐一隅，让思绪随着文字，一路旅行，抵达诗意的远方。

书房里的一盏挂灯散发出柔和的光，照亮了桌上的书页。轻轻翻动书页，纸张已有些泛黄，但字迹依旧清晰。纸页间，仿佛还残留着前人的气息，那淡淡的

墨香，让我沉醉其中。

雨越下越大，敲打着窗户，发出清脆的声响。我却并不以为意，仿佛这雨声与书中的世界融为一体，成为了我阅读时的背景音乐。我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与书中的人物一同经历着喜怒哀乐，感受着他们的悲欢离合。

捧读一本散文集，不论是流水淙淙的小河，还是古街小巷与幽静乡村，都能在字里行间寻觅到它们的身影。以前读到一本关于茶的散文，每逢雨天，村民们

便会聚集在村口的茶馆里，一边品茶，一边聊天。雨天品茶，也的确算作一大闲逸之事。

细雨伴书香。我在文字里，仿佛听到了雨声、风声，还有人们的谈笑声。而我，沉浸在这些声音里，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我。

雨渐渐停了，但我的思绪还停留在书中。我抬起头，看向窗外，只见天边挂着一道彩虹，将天空分为两半。一边是阴沉的云层，一边是明媚的阳光。

我放下书，轻轻抚摸着书页。不知有多少个雨天，我是捧着一本书度过的，雨水，书籍，一同见证了我的成长、蜕变。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我深吸一口气，顿感身心愉悦。这两天给了我读书的机会和宁静的独处时光，我要感谢这两天。

又踱步到书桌旁，轻快地坐下，不过，我却并没有急着看书，而是对着窗外的雨水发呆。原来，雨的世界和书的世界一样，同样有着它的奇幻和浪漫。

山水之乐

山水之间

■何愿斌

溪水出谷，我入山。在浅夏时光，我总要选择一座山坐坐，发一发呆。

山下的潭水青碧如天空，比浮云恬静，也比人心安静。想起滴仙人的画，他的画在诗句间，就像鸟在屏风中。“人行镜中，鸟度屏风中。”还有什么画能比诗仙的花妙笔描摹得更好呢？

凭栏小坐，松花入望，等湖上风来，有鱼沐清泉的畅爽。白鹭振翅，像一抹凌空消逝的皓雪。层层山峦叠叠若屏风，倒映深潭。源于山峦的五月水像女儿，又像母亲，溪水有光，光有阴晴，阳处闪闪，荫处沁凉。水底卵石、细沙、游鱼、断枝，历历在目。田螺的触须和轨迹清晰可寻。人在岸滩，忽然就明白了，江山原本就是“如此青绿”，青绿得像一位少年，“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菖蒲出水，苔藓新生，透明莹澈的明镜前，“山鸡羞凉水，不敢照毛衣。”

山中路喜欢拐八道弯，绕九连环。太阳一会照着，一会又隐身不见。人在山影里漫步，眼见蝴蝶于草丛间翩翩起舞。行人向往着

逍遥游，目光穿越疏林更高处。楝树花开，团团粉紫如停云，这是山峦的迎宾姿势。

布谷声声，春去夏来，人心需将落花打扫一遍。春暖花开，须待来年。一年的节令由烂漫走向成熟，樱桃顶红，枇杷戴金，麦穗变黄，秧苗等待雨后栽插。清泉将与泥土拥抱，浑然一体而不觉。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无论怎样的山都离不开水，无论怎样的水都离不开村庄。村庄就像树木的根须，植入大地，年年生长。在山中，总有一些原居老人，他们像树荫一样稳稳地落地。他们采茶品茶，生活过得像茶水，先苦涩后甘甜。他们轻唱茶歌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记忆里的少年已步入暮年。

一年年初夏，城里的长者回到山中，在高山水库的堤坝漫步，拾几片杜英的红叶，像捞起故事里的石斑鱼。更多的年青一代则选择适时慢下来，到基地休养身心。他们在月明之夜露营，露水打湿裙裳，星星生长于高崖，如同溪畔摘不走的湛蓝色矢车菊花。

红尘有爱

母亲的洁癖

■陈利民

一个人过于爱清洁讲卫生，就是有洁癖。我母亲就是这样的人。

我父母都是铁路建设者，深居大山是常事。在那艰苦的年代，我们住在工地临时搭建的两间平房里。平房以竹编数上淤泥为墙，以木板草垫为床，以牛毛毡为屋顶。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母亲对卫生的要求极其严格。她常常说：“人穷水不穷。”我们四姊妹从小就养成了饭前洗手的习惯，而且每次家里吃饭之前，碗筷都得用开水烫一烫。

我父母单位流动性很强，一段铁路修好就要搬迁到另一个地方，所以家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仅有的就是几口存放衣物棉被的大木箱和几把竹椅，以及一张能够收折的木餐桌。那时，家里的木床以木架支撑，放上木板，铺上草

垫和棉絮，四角绑紧四支竹竿，挂上洁白的蚊帐即可。

家里虽简陋，但总是清爽干净的，这缘于母亲的辛劳。她是过分爱清洁的人。在那个年代，家家户户烧火煮饭都是用工地废弃的木材，烟雾缭绕，熏黑锅锅铝壶见怪不怪。母亲隔三差五就要把黑不溜秋、铝锅铝壶擦得锃亮。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她都会用碱水把木桌、竹椅擦洗一遍，使其一尘不染。

对于我们四姊妹的个人卫生，母亲更是尤为苛刻。蓝布衣裤隔日必换，手绢袜子每天必洗，手脚指甲一周检查一次，早晚必须刷牙，就连脚上布鞋的白边也要求保持洁净。家里的床更是“圣洁之地”。母亲绝不允许任何人在除睡觉之外的时间接触。记忆中，床

沿常常搭着一张长长的花毛巾，母亲一旦看见我们接近，就会“大呼小叫”着制止。

在家中，母亲大盆小盆地洗衣服是经常的事，家里每半年要换一次搓衣板。父亲每次外地出差回来，她都要把父亲的穿着从上到下换一遍。后来，家里购买了洗衣机，她也很少使用，一是为了节约电费，二是她有理由，她坚信“机器呀，没有人洗得认真”。

每次单位开职工大会，母亲一定带着自家的竹椅，或者带着一张白手绢，用来垫着坐。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坐绿皮火车回老家过年。上车后，她用自带的湿毛巾将座位和小餐桌抹了又抹，才让我们入座。

我结婚之后住在沙坪坝建院，每当

母亲要过来看孙儿时，妻子都会紧张地忙里忙外，认真地搞一次大扫除，并戏谑地说：“我的个天，一个有洁癖的婆婆来了，比钦差大臣还厉害。”

多年以前，母亲患了病，我陪她去医院检查。那天，她抽血，我搀扶着脸色苍白的她在走廊漫步。我们缓缓地走了十几米，她把带血的棉签递给我，又四处张望，有气无力地指了指不远的垃圾桶，示意我丢进去。

母亲为了我们的家，爱清洁，讲卫生。她一生不辞辛苦，一生任劳任怨。三年前，母亲带着她那颗洁净的心，安详地去了没有病痛的天堂。此时，我忽然想起泰戈尔的一句诗：“在某一刹那，我发现你的心灵具有无比的美，它将永远留在我的心间。”